

# 四明山采茶记

□海眼 文/摄



清晨的鸟鸣唤醒晨光，妻子轻声提议：“今天去爸那边吧，清明前的茶再不采就老了。”我瞬间想起宁波西乡四明山深处的小山村，想起七十七岁的老岳父——退休十五年来，他执意放弃城里的安逸，守着老家十几亩山林和几亩龙井茶园，每日与茶为伴。他鬓角的白发比山间云雾还白，布满老茧的手，却能在茶枝间灵活穿梭，轻摘每一片嫩绿芽头。

岳父退休前做过厂长，搞过工程设计。辛苦了一辈子，本该安享晚年，却执拗地拉着岳母回了宁波西乡老家。“城里太闷，老祖宗留下的山林茶地，不能荒了。”任凭我们反复劝说，他始终坚守心中意愿。

车子出城，过鄞江，进樟水，沿蜿蜒山路上行，云雾缭绕间，青砖黛瓦的老家藏在深处，周遭树林枝繁叶茂，门口一泓清溪淙淙流过。

刚下车，就见岳父背着半篓鲜茶从山坡下来，岳母紧随其后。竹篓里的芽头鲜嫩饱满，带着晨露的清香。“早采一天是宝，晚采一天是草。”岳父笑着摆手，语气里满是对茶的珍视。他种的龙井从不用农药化肥，只施鸡鸭粪便和山间腐叶发酵的有机肥，茶地近乎半野生，产量微薄，除了自饮，只送亲友，从不外卖。曾有茶商高价收购丰产的茶叶，被他拒绝，最终半送半卖给了乡亲们，“种茶图乐，不是为了赚钱。”

清明前是岳父母最忙碌的时候，采茶、挖笋连轴转，天不亮上山，天黑才归家，却从未有过怨言。我和妻子周末常去，说是帮忙，实则是体验乐趣、陪伴老人。岳父耐心教我们采茶：“用拇指和食指轻捏芽头根部一提，只采一芽一叶，力道要轻。”我学得笨拙，要么捏碎芽头，要么摘不下来，岳父笑着安慰，妻子却很快熟练起来，双手在茶枝间穿梭，眉间满是温柔。

采茶远比看上去辛苦，半小时

便腰酸腿麻，手指被茶叶汁水染成墨绿色，偶尔还会被茶枝划伤。可岳父，却始终专注地采着每一片芽头，汗珠浸湿衣衫也浑然不觉。“采茶、挖笋，平时钓鱼、种菜，都比在城里闲着踏实。”他的话，让我读懂了这份坚守——不为名利，只为对山林的牵挂、对生活的热爱。

采茶间隙，我们常在山间漫步，寻觅乡村乐趣。漫山野花竞相绽放，溪水清澈，小鱼嬉戏，竹林里的春笋及马兰头、荠菜等野菜，都是岳母餐桌上的美味。曾偶遇一只叼着松果的小松鼠，警惕地望了我们一眼，便溜烟钻进竹林；也曾见过一只淡绿色蝴蝶，停在茶叶上，与枝叶融为一体，稍一靠近便展翅飞走，这份生机，让山林更显灵动。

中午，岳母将鲜茶摊在竹匾里晾晒，去除露水。吃过午饭，岳父使用祖传的土办法炒茶，一口铁锅、一把铲子，全凭经验掌控火候。“看茶炒茶，半点马虎不得。”他翻炒的动作娴熟有力，浓郁的茶香很快飘满院子。岳母在一旁擦汗提醒，眉眼间满是温情。一个多小时后，炒好的茶叶条索紧实、茶香醇厚，泡上一杯，茶汤清澈，甘甜回甘，藏着最本真的味道。

夕阳西斜，云雾散去，我们背着茶叶，跟着岳父母往家走，暖意满心。临走时，岳父给我们装了满满一袋新茶，“不够再过来拿。”车子下山，回望四明山，云雾再起，茶香却萦绕鼻尖，久久不散。

这些年，我喝过许多茶，却最偏爱岳父种的这一口。它没有商业化的浮躁，只有纯粹的清香，藏着岳父的坚守与热爱，藏着家人的温暖。岳父就像四明山的老樟树，扎根土地，默默坚守，用一生诠释着简单纯粹的幸福。清明前的茶，采的是春的气息，是岁月的沉淀，更是一份真挚的情感，这份温暖与感动，终将伴我岁岁年年。

# 人间有味在茶山

□陈小如

近日，读到苏沧桑老师的《与茶》，看到她来到长埭村的茶农黄建春家，和采茶女同吃同住同劳动，以一日时辰为线，将茶山的晨露、正午、暮色、月光织成一幅温润的劳动诗篇。读着文字，我想起二百多公里外的家乡乌门府漫山遍野的茶园。一切皆因采摘茶青，曾是我每年春天回到母亲身边一直在坚持的事。

村里家家户户种茶，规模小的一亩二亩不等，依山坡田垄随意而种；大的也有数十亩，多在高山之巅。据父亲说起，从清光绪年间到1942年日军侵占武义的半个多世纪里，这里曾有一个繁荣的茶叶交易市场。

茶叶，是家乡人民重要的经济来源，是生计与烟火，是一段让人懂得生活艰辛的成长岁月。

早期，家乡的茶树丛式栽培，不修剪，不整枝，和整齐划一的龙井茶树截然不同。儿时采茶，总要伸手拉扯枝丫，采完的踩在脚下，有时半个身子也扑在上面。稍不留神，回弹的枝丫便会弹飞掌心的茶青，好不懊恼。

作者用十二时辰写就《与茶》一篇，巧妙蕴含了“茶叶是时辰草”的寓意。早采三天是宝，晚采三天是草。清明节前后短短二十余天，是茶农一年的期盼。我深知父母辛苦，采茶时从不敢懈怠。八岁的我采了八斤茶青，一时传为美谈。

春日的茶园总是热闹的。一家人都在茶山上，虽然辛劳但齐齐整整。那时的母亲，身手矫捷，陡峭的崖边、田埂的高处，小小的凹凸地方都可以成为她立脚之处，手指上下翻飞，一片绿油油的新茶顷刻被摘得干干净净。回家时，茶山连着竹园，一些毛笋如胖墩墩的小孩儿杵在路边，母亲顺手掰回两颗，和排骨、咸菜一起炖得烂熟，就是最下饭的时令菜肴。

村前有流水，村后见茶山，人间有味在茶园。在老一辈人眼里，茶叶是土地的馈赠，付出一些身体上

的辛苦与劳累，这根本不算什么，采茶是无本万利之好事。

下午三点，茶商开着小面包车，准时出现在村口马路两边，前后一个小时，来收购茶青。他们抽着烟，侃大山，与一个个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茶农不同，脸上流露着一种买方市场的优越感。

卖青是技术活，是母亲的专属。我跟在边上，扮演虚张声势的作用。卖了好价钱，母亲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但仔细算一算，五斤都不到的茶青，上上下下也就十几二十元的差别。

回程上班了，我会给母亲塞些现金，让她有底气把摘茶叶权当作是锻炼身体活动筋骨，但我渐渐发现，没用。面对周而复始长出的新芽，她自动调整到拼命奔波状态，在每一片茶叶上，勤恳的人们，从未吝惜过自己的体力。

黄建春将最亲的人葬在茶园，我们家也是。我写过一首诗《屋檐》：它看着祖父翻过山梁/看着祖母隐进山坳/看着母亲，一步一步挪上茶园……

母亲走后，对于父亲来说，采不是难事，卖才心底惶恐。我假期回去，父亲就高兴了，他把卖茶青的任务全权交给我。有一次，我错过时辰，商贩们都已经撤了。我拎着一篮子茶青，在机耕路上茫然四顾。

我顺着台阶来到一棵数百年的枫杨树下，嫩叶像铃铛一样挂满老树枝丫。我突然间被忧伤倾覆，虽起早未贪黑，却细到发丝都已经散架。

今年清明假期值班无法回去，父亲在电话里抱怨收购茶青的商贩无情地打压价格，我只好安慰他，“不高兴，咱就不折腾了。”父亲嘴上答应，但我知道这个时节的村庄，男女老少都往茶园里钻，是会有人歇在家里的。

茶山在，村庄在，唯留父亲一人。茶青依旧，而我却常常坠入粘稠的、铺天盖地的、绿的旋涡……



△生成图